

LIN YU HUA

十五分钟的人生意义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在英国颁布全国实施封城令前几天，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今年的春天大展才刚开幕。原定展期是三月到九月的安迪·沃霍尔展览，看来将与它的主角安迪·沃霍尔的名句不谋而合：“每个人都有成名的十五分钟”。

一句关于成名欲望的话，使安迪·沃霍尔昂首阔步踏进历史，只是谁能料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又使这一语成谶，实现在口出预言的人身上？

短暂。不是“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”，那是人生。而是成名的“它终于会来，但它不会为任何人留下”，像恩宠，眷顾，多于福报。

因为领受“它”的人不见得将会获得具体的什么，除了，感受到自己的名字，可以成为一阵氤氲，在周围飘，在周围散。全程十五分钟。

十五分钟之后的十五分钟，便是安迪·沃霍尔预言的人类的“现在”。而我们是“更新”来活出这个“十五分钟”的“现在”。

透过不断“更新”，我们将自己活成了“新闻”；透过不断“更新”，我们将自己活成了“型号录”；透过不断“更新”，我们将自己活成了“流量”。

但因为“更新”是庞大的体系，它的意义，恰恰在于“快速”而制造了大量。大量形成了重复，重复形成了多余，多余形成了“更新”快速失去吸引力带来的麻痹，麻痹形成了对“更新”的更渴求和更厌倦。同时存在的渴求和麻痹形成了矛盾心态，矛盾心态形成了两个只能选一个，投入，还是不投入？投入与不投入的选择困难形成抽离之必要，抽离之必要形成所有的感受必须以当下的、个人的利害考虑为基准，个人的，可以是去历史的，当下的，可以是拒绝经历的，两者加起来形成“现在”。

见诸在安迪·沃霍尔那些丝网印刷的画作中，它们记录了“当下”（一个跳楼自杀的女人在还未坠地时被拍到一刻），但它们也抓住了“永恒”（它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张“画”，它也不是一张，而是借一个画面，通过重复印刷，催生出超乎本来画面的意义的，对于媒体的思考）。

所以，“每个人都有成名的十五分钟”背后所预言的是，每个人都将（追求）成为媒体机器的复制品；每个人都将（追求）像复制品那样被大量制造；每个人都将（追求）在大量制造之中让自己被肯定。

为了实现上述的要求，每个人将要在（至少）一个媒体机器上注册，才能将自己变成（依附那个媒体的）媒体。但矛盾心态在这里必然出现：每个人，到底是要当“复制品”，抑或当“一个人”？每个人，到底更抗拒当“复制品”，抑或当“一个人”？

这两个问题，被隐藏在沃霍尔的作品里。但发现它们，不代表找到答案，因为，连沃霍尔本人也是一个矛盾心态的典型：他是为他人创作，还是为自己？他的作品是警世通言，还是品花宝鉴？他是商人，还是艺术家？他是真如受访时所说的“我做的都没有意义”，还是，他不屑/不喜/不擅长解释自己？他是自恋，还是自恨？他是 Andy Warhol，还是，Andrew Warhola？

“每个人都有成名的十五分钟”这句话如果是一个画面，可能就是一个往上飘浮的肥皂泡。说出这句话的安迪·沃霍尔，是不是意识到，欲望愈轻（必须无重）愈浅（不能有深度）愈薄（很快完成）。容易破碎的未来，是不是又源于“现在”被欲望磨损得愈来愈轻愈浅愈薄。

那就回到同一个问题，是什么令“每个人都有成名的十五分钟”成为一个梦？

每个人，
到底是要当“复制品”，抑或当
“一个人”？